

## 紅塵因妳，文字生香

佛陀的弟子阿難曾愛上一名女子，他說：「我願化身石橋，受那五百年風吹，五百年日曬，五百年雨淋，只求她從橋上經過一回眸。」

曾記得，有一種刻骨銘心叫做「當時只道是尋常」；難忘懷，有一種感天動地叫做「與妳生同一個衾，死同一個槨」；猶憶起，有一種平平淡淡叫做「願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離」。那夜，妳微笑看著我，虛弱地說：「無憾了。」先我一步而去，還沒來的及約定來生，妳的手便以垂下最後一絲生命，而我想與妳再續今生之緣的話頭剛好送到了唇邊。

從春天的盎然再到冬日的靜默，日復一日，年年復年年，不知生命已走過了多少輪迴，我在茫茫人海之中，尋找記憶中的熟悉，那是孟婆湯都無法抹滅的記憶。有時，風霜飛滿天的時節裡，我的手心能有當初與妳相握的溫度；有時，獨自一人在海邊走在晚霞中，海風中能吹來妳獨有的髮香。我想，有時候後我都忘了我的魂魄此刻是在今生還是那世，只因生生世世都在尋妳。

有人說，世間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，若真有這麼一天，那麼我願意等，我相信，一念起，天涯也在咫尺間。

若命運擺在面前的是殘羹冷炙，也要把它當成華堂盛宴嚥下去。縱使尋找一次次地落空，還是要堅持信念、長存希望，也會漸漸明白毫無結果不算什麼，因為它好過曾主動地放棄。

這一世，我聽人們總說，風能把人的思念帶向遠方，會在那個她耳邊輕聲的呢喃，跟她說出我的心思，我嘗試著這不知結果的方式。幾天後，我的耳邊出現了風的呢喃，雖然斷斷續續聽不大清，我卻感覺得出那是妳，愛在燃，情在燒，愛情在燃燒。

東風吹來的笑意中有妳內心小女孩子一面的嬌羞，南風吹來的豪爽有妳不減當年的熱情活力，西風吹來的飄零像妳如詩意般的嘆息，北風吹來的沁骨梅香則像妳堅忍不拔的個性，一切都沒有變，妳還是如我記憶中的一樣，完全沒有變。我開始成為追風少年，跟隨著風，想知道風是在世界上何處找到了妳，也許我們不在天涯，是在咫尺。

在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午後，風又起呢喃，好像預告著什麼事情的發生。風吹晃了街角那間咖啡店外的一支陽傘，吹落了傘下一名女子的帽子，在她彎下身撿起帽子的一刻，一個驚鴻一撇使我們的眼神對視，讀妳一眼，便已萬年。

風又起呢喃，風拂過的眼臉，是相逢時的那幅畫打落的相思一瓣，我的溫柔注視，妳的低眉含笑，畫裡描繪的是一場山與水的眷戀，曾經夏裡盛放如花，冬裡飛揚成雪的思念都化塵埃去。人們常說相遇是緣，是美好；礙事理解的別名，是一場懂得。我曾經的孤和妳的獨此刻相伴，愛與情相依就是永恆。

愛在燃，情在燒，愛情在燃燒。